

报告文学

家在神山

□ 张天清 李冬明 万芸芸

引子

风沿着鹅岭北麓吹来，竹海翻起绿浪，桃林酝酿芬芳。山坳不大，日头很暖，整个村子裹着一层金沙。

神山村，静静躺在井冈山深处的褶皱里。花落花开，人来人往，白云生处，烟火人家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，常在不经意间跳跃着时代的脉动，吸引着世人的目光。



山里的鸟儿有了巢

阳光照进堂屋，98岁的谢福庄惬意地靠着木椅，眯着双眼，神情安详。她是神山最年长的老人，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近百年的岁月。

山村另一侧，赭红色纪念碑高约9米，碑上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八个大字与碑后不远处红军烈士墓上的红五星交相辉映。这是2024年落成的革命烈士纪念碑——纪念1929年在神山牺牲的七位红军战士。

赖福洪的家就在纪念碑不远处。他今年84岁，是一名入党60年的老党员，一肚子神山故事。

“神山属茅坪，分神山组、周山组。周山组村民都姓赖，为了避乱和谋生，我们先祖从赣州安远迁到这里。”赖福洪坐在凳子上烤火，双手抱膝，眼里映着火盆的光亮。

赖氏先民在神山繁衍生息，除了种地、打猎、砍竹、伐木，也经商、行医，还出了获得功名的习武人和读书人。“‘汝良世德，锦章彩映，凤鸣飞腾’，赖氏家族的字辈，在周山已经传了十多辈。”

神山组村民大多是湖南移民，左桂林是最早的一批。他是造土纸的好把式，年轻时随父亲从湖南湘乡上井冈山，后来就在神山扎了根。再后来，彭、黄、王、胡、罗、葛、李、邹、熊等姓的湖南老乡陆续迁来。村里众姓杂处，互相通婚，大家是邻，更是亲。

山里的鸟儿有了巢，流浪的人儿有了家。

“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计避征徭。”受反动政府压迫，无奈之下，年逾百岁的左桂林投奔了袁文才领导的绿林队伍——“马刀队”，游走在大山密林里。

“左桂林娶的是本地女子，家在清水庵旁的山坡上。从清水庵翻越对面山脊，就到了茅坪马源村，那里是袁文才的家……”赖福洪打开了话匣子。

1927年10月上旬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“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”。7日，部队抵达茅坪，“安下革命的号子”。左桂林随“马刀队”加入工农革命军，成了一名枪手。

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医院，把一个药材库安在了清水庵，并在离神山不远的桃寮村张家祠设立被服厂，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的军需工厂，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厂名。神山大部分妇女进了被服厂。

为什么当时军服是灰色的？其间透着山民的智慧。被服厂的女工们用禾草灰、炭灰、五倍子等给布匹染色，加班加点赶制棉衣、帽子、绑腿等。寒冬腊月，前线的战士穿上了暖和的衣裤。

从神山出发，沿山路住下可到象山庵、步云山练兵场、茅坪八角楼；往上可到黄洋界、茨坪。

“神山名中医赖章达是袁文才的姐夫。毛委员、袁文才上山，请他去给红军伤病员治病。”

“红军当年挑粮上茨坪，神山六合亭就是他们歇脚的地方。”

“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都到过赖家祠堂。”

“神山的青壮年，有的参加了红军，有的为红军造纸……”

左桂林是神山本村的第一位烈士。1929年1月，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后不久，黄洋界失守。这年12月，国民党反动派进入神山，搜捕红军战士，左桂林为掩护三名小号手撤退，不幸中弹牺牲。

神山，充满红色记忆；红色，烈士鲜血染就。

神山红军烈士墓安葬了七位烈士，其中一位是遂川县碧洲镇安子前村的何连钰。但何连钰身份的确定，是在他牺牲90多年后。

安子前村何氏家族父子兄弟十几人，几乎同时期上了井冈山，但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按照当地习俗，族侄何华长过继给了何连钰。他一直不知道烈士父亲在哪里牺牲，是怎样牺牲的，族谱上的记载仅仅四个字——“殁葬未详”。每年清明、冬至，何华长只能在祠堂里，虔诚地一边祭奠一边心里默默地呼唤父亲的名字。

2024年5月，何华长突然接到井冈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，请他上山探亲。原来，有关部门一直在为七位烈士寻亲，通过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DNA数据库查询比对，最终确定其中一位烈士是何连钰。

何连钰生前是安子前村暴动队伙夫班班长，第三次反“会剿”时，部队奉命守卫黄洋界哨口，坚守多日后，哨口被攻破。200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，被迫结绳攀越悬崖突围。其中七人因伤势过重，不幸牺牲在神山。

为了让烈士入土为安，山村村民有的拿出家里给老人准备的棺木，有的把门板、床板贡献出来，赶制了来不及上漆的“白棺材”，冒着风险，悄悄地将他们安葬在小山坡上……

接完电话，年逾六旬的何华长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，多年来压抑在心中的酸楚和思念，在那一刻化作了一声声低沉的哽咽。

牵挂有了明晰的方向，何华长领着子孙回神山祭扫。“谢谢乡亲们！”何华长对着村民连连作揖，并叮嘱子孙，“以后，神山也是我们的家了。”

我们就像这竹子

只要脚不停，就不怕路长。

80年前，彭德良的奶奶挑着一担箩筐来寻夫，箩筐

里一头是3岁的姑姑，一头是1岁多的爸爸。她从湘乡出发，一脚深一脚浅，过湘江、经炎陵，一路乞讨，终于来到神山，与家人团聚。

彭德良是神山村生态护林员。雪天巡山，竹林里噼里啪啦，像放鞭炮，那是竹子被压断的声音。“竹子压断了没关系，竹鞭在地底下长呢。下一个春天，一根根嫩竹又拔节生长，漫山遍野。”

“我常常觉得，我们神山人就像这竹子。”

初来乍到，移民就地取材，用毛竹编成篱笆墙，再糊上泥巴，一个简陋竹棚就是家。亲带亲，邻帮邻，来神山落户的越来越多。有次村民家中失火，顷刻间烧个精光，好在邻里帮衬，很快又在原地搭起了新家。平日，村民伐毛竹、造土纸，在山坡乱石间抠出一块块“蓑衣笠麻丘”种水稻。

朝着黄洋界方向继续巡山，溪随路转，彭德良看着前方，脱口而出：“山高，水就长。”

是呀，山高水长，人人在家。

在神山老人口中，神山组还叫“城山”——山高林密，峰峦如垣。城山、周山、山山难越。路，一直困扰着山村民。

“大集体”那会儿，赖福洪是生产队队长，“白天带头干活，什么都冲在前面，晚上就开会布置第二天的农活，不是修水圳、除杂草、翻田地，就是砍毛竹，搞副业”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，村里每人分了五分冷浆田，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，一亩田只有一二百公斤产量。村民就在近5000亩山林上打主意，加工毛竹、晒制笋干，拉到山外卖。

那时神山没有通公路，只有一条窄窄的山道与外界相连。神山北边的新城是个热闹的圩镇。凌晨3点多，乡亲们就得摸黑起床，打着竹火把，挑着一摞摞手编箩筐，还有竹筷和山货，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步行三四个小时，到新城赶早集。卖完货，换了日用品和粮食，再匆匆赶回。

李宗吾头脑灵活，做起了加工、销售竹片的生意。“那时，工地上多用竹片制作脚手架踏板。一块3米长的竹片卖一毛二分钱。”货车进不来，村民把20块竹片扎成一捆，扛在肩上，拄着木杖，艰难地行走一两个小时，才能到达就近的公路，把竹片装上车。

村里有人买了自行车，有时“人骑车”，有时“车骑人”。后来，又有村民买了摩托车，但只能骑一段路，然后寄放在附近村庄，再走回家。

村里想修路，向乡里打报告请求拨款，乡里领导说：“神山50多户人家，专门修条路不划算，不如整体搬下来。”

可是，好好赖赖，这是自己的家呀！村民实在舍不得走——“路，我们自己修！”

说干就干，晨雾未散，山路上就响起了锄头铁锹的挖掘声。山道泥滑，路基不稳，怎么办？村民就从山上砍来杂木垫平沟坎坎，再挑来一担担砂土夯实路面……凭着一个肩膀一双双手，神山人硬生生把路拓宽加固，终于通上了农用车，村里办起了竹制品加工厂。

“日子过得将将就就，只够糊张嘴巴。”彭水生1966年入党，后来担任村支书很多年。山里人念起“生意经”，由于缺乏经验，有次彭水生和一个客商谈好了一笔竹片生意，结果货发过去了，货款却迟迟未到账。彭水生上门找客商讨货款，才发现上当受骗。这事让他气愤、自责了很久。

兰胜华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神山的情景。

1996年的一天，时任宁冈县食用菌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兰胜华和几个部门的同志，挑着食用菌菌种，从黄洋界下来，到神山试种香菇，搞开发式扶贫。那时，村民住的是土坯房，屋顶有的盖着土瓦，有的盖着竹瓦和杉树皮。

兰胜华他们吃住在熊吉甫家。熊吉甫是村里会计，喜欢“穷讲究”，身上常穿件老旧皮衣，大家管他叫“老皮”。

夜很安静，几个人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商量怎样种香菇。村民拿出自酿的糯米酒，话说到半夜，酒也喝到了浓处，种香菇的事终于说定了。睡前，老皮妻子给大伙端来木盆，倒好洗脚水；第二天早上，又准备好洗脸水。多年后，兰胜华仍然念念不忘山里人的好客，还有山里人的直爽。

兰胜华担任茅坪乡党委书记后，有次来老皮家。看到交往多年的好友“飞黄腾达”了，老皮拍着兰胜华的肩膀：“你当的是老百姓的官，不要忘记我们神山的老百姓哟。”

2005年，神山通了水泥公路，是井冈山市141个行政村中最后通汽车的村子。路通了，外出务工、经商、求学的人也多了。村里装了固定电话，还有人买了手机，只是信号不太好，要爬到山上接打电话。

有一年，村里为了发展养殖业，给每户村民发了七八只羊。谢福庄的女儿彭夏英有股不服输的劲，为了早点脱贫，自家又掏钱买了20多头羊回来养。

“做什么都要有技术。”说到养羊，彭夏英五味杂陈。起初，小羊隔三差五生病。她就和儿子一起跟着兽医学技术。渐渐地，她不仅会给羊治病，还会给母羊接生，羊也增加到30多头。

这些羊是她家的希望，彭夏英养得特别尽心。有次走失了几只羊，彭夏英急了，拉着丈夫张成德上山找羊，

转来转去，迷路了。天越来越黑，她急得哭了起来。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羊，她强忍泪水在密密的竹林里走啊走，寻找回家的路。就这样，在山里转了四五个小时。

“将将就就”的日子依然过着，神山依然是井冈山最贫困的一个村庄。2013年底，全村54户231人，贫困人口21户49人，贫困发生率达21.2%。

“灯笼花”不是花，是果

人有十指，各有长短，家家情况不一样。要摆脱贫困，必须有本精细账。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想到了好办法，把村民召集到精准扶贫室，商议根据各家情况，分类实施扶贫政策。有4户村民因病因灾，无力自我脱贫，列为“红卡户”，靠政策兜底保障；有17户村民有劳动能力但是缺技术和资金，列为“蓝卡户”，政府给予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帮扶，彭夏英家就是其中之一。

2016年2月2日，南方农历小年，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神山村看望慰问贫困群众。在张成德、彭夏英夫妇家中，习近平总书记一间一间屋子察看，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账，问家里种了什么、养了什么，吃穿住行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。

“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，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，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。在扶贫的路上，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，丢下一个贫困群众。”总书记真挚热情的话语，温暖着每个人的心，阵阵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山村。

神山加快推进产业扶贫，种植了黄桃460亩、茶叶200余亩，还成立了合作社。村里为21户贫困户每户筹集产业发展资金2.2万元，入股合作社。贫困户每年可获得3000元的分红，采茶、摘桃、除草、施肥等还可获得劳务收入。

神山名气越来越大，游客越来越多，村里决定整体转型，发展乡村旅游。

彭夏英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和民宿，许多游客慕名而来，生意红火；李宗吾摆出石臼打糍粑，卖土特产，每年杜鹃花开时又做农家乐；左春仁办了个手工作坊，就地取材，加工串珠、制作根雕……神山人潇潇洒洒当起了老板。

2017年2月，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“摘帽”。神山21户贫困户全部脱贫，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的样板村。

“总书记的到来，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。要把神山建设得更好，必须选配优班子。”兰胜华看中了彭展阳，这个神山后生有学识、有能力，是井冈山市一家陶瓷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。为此，兰胜华多次登门游说。2016年，彭展阳辞职回到神山，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。2018年，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。

在彭展阳的组织推动下，村民发起成立了神山村旅游协会，统一了全村农家乐的饭菜标准和价格，还请来井冈山红色培训机构到村里对接，扩大客源。

乡村要全面振兴，基础设施、村容村貌也得跟上。拆危房、杂房，改旱厕，新建公共垃圾池、污水处理设施……一点点变化的背后，其实也是一个困难叠着另一个困难。

发展乡村旅游，就得拓宽道路。神山山多平地少，村民房前屋后，院子也不宽敞。谁家地征得多了些，难免不舒坦。

“拆了厨房，怎么做饭？一条大马路就在我家窗户外边，车来车往，怎么睡觉？”听说要拆了自家厨房修马路，村民赖云祖又急又不服气。

村干部也很委屈：“路不拓宽，旅游大巴进不来，怎么发展旅游？”驻村干部熊斌一次次来到赖云祖家，讲政策、谈感情，聊着聊着，两人竟攀上了“亲戚”。为了打消赖云祖的顾虑，村里通盘考虑，结合“美丽庭院”建设，为他家建了护墙和前院。

2022年1月，井冈山神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，“85后”彭俊发从吉安市区来到神山工作。四年间，他见证了神山的又一次改变：

新建的井冈山市茅坪镇乡村振兴学院有20多间客房，村里能承接大型活动了；在神山红色文化书房不仅能品书品茶，还能喝上醇香的咖啡；村里新建了5G基站，每家每户重新铺设了饮用水管网……

“每年暑假，我都把三个孩子接过来，孩子们很喜欢这里。”神山，已然成了彭俊发的第二个家。

谈及这些年的变化，老皮最满意的是水通了、电通了，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。如今老皮也不穿那件老旧皮衣了，橱柜里装满了儿女给他买的新衣，有的还没上过身。余晖浅浅，落在了他家农家乐的招牌上——“山里桃源”。

“我家前面的这片桃林，开花的时候可美了。”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

这里是心安处，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桃花源。

最动人的风景，在人心深处。“民宿遍地开花，最让客人心动的，是我们山里人家的‘人情味’。”陈秀珍经营着“盛世民宿”，有个外地游客连续三年带着全家来过暑假。这些年，神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长住客。他们在青山绿水间，体验着家的舒适与温馨。

十年间，山村巨变。2025年，神山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，人均可支配收入3.6万元，是十年前的十多倍，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06.441万元……



雪后的神山分外美丽。吴文兵摄

冬日神山一派祥和，山坡上点缀着一簇簇鲜艳的红。这种“红花”从秋天“开”到次年春天，学名野鸦椿，但神山人更爱称它“灯笼花”，寓意喜庆吉祥。

“灯笼花”不是花，是果。

循着家的方向

赖福洪家的屋檐下，有个燕子窝，白泥筑巢，结实紧致，燕子年年回。

“燕子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”

“它循着家的方向飞来。”

以前，神山是个穷地方，“走的是泥巴路，住的是土坯房，穿的是旧衣裳，红薯芋当主粮”，为了生计，许多人选择“逃”出大山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回到了神山，在家就把日子过红火了。在外漂泊十多年的彭德良返乡后开了农家乐，做了茶叶代理商，泡茶品茶鉴茶卖茶，样样有一手。“我还是村里的护林员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就打电话给两个哥哥，动员他们回来。”

2018年，三兄弟把老宅一楼改造成了三个门面。靠近村委会的那间是大哥彭长良的，经营笋干、香菇等山货；中间这间是彭德良自己的，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叶；另一间则是二哥彭青良的，售卖酿酒和蜂蜜。

彭德良三兄弟回家创业，他们的母亲左炳阳很开心，儿孙绕膝，四世同堂，这福气谁不羡慕呢？“我家还出了三个大学生呢！”

曾是“逃山大军”一员的罗林根回来了，带着仅有的7000元积蓄，也开起了农家乐。三年前，他又拆了老屋，新建了一栋两层小楼，一楼摆了十来张大圆桌，二楼是四间配了空调和热水器的大客房，接待天南地北的游客，常常一房难求。

罗林根弟弟罗林辉也回来了。他开了一间土特产超市，还在网上卖黄桃，“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一天收入差不多2万元”。如今，脑子活络的罗林辉有了新盘算：“我这次去湖南探亲，发现经营乡村茶室是一个方向。”

儿子彭张明从北京务工回来后，接手了农家乐，彭夏英就正式“退休”了。“政府是来扶持我们的，不是来抚养我们的。”彭夏英身上自强不息的劲，一点没减。她还是每天早吃过早饭，然后去地里看看、山里转转。客人多时，她就撸起袖子，给儿子搭把手。彭夏英家门前，一个个花盆种满了菜：红菜薹开着小黄花，菠菜、芹菜绿油油的……“菜也是花，花也是菜。”

暮色渐起，邹有福收工回家，老伴罗节莲已将火盆烧旺。邹有福82岁了，还闲不住，种种菜，养养鱼，打打零工。去年，在宜昌工作的儿子把老两口接过去，希望他们留在城里享清福，可他们住了半个月就回来了。

“我想家，不想往城里。你闻闻，我们山里的空气都是甜的，家乡多好啊。”

罗节莲说话像倒豆子，手不停比划着，腕上的银镯亮晃晃的。“这是老伴前几年买给我的。”她瞅了瞅老伴，脸上盈满笑意，“两年前他又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子，我留着过年戴。”

“她跟了我一辈子，吃了很多苦。这几年有点闲钱了，就给她买了。”邹有福说。

“还买了这个哟。”罗节莲从毛衣领口，轻轻掏出一根金项链，乐呵呵地晃了晃，“现在日子这么好，我们就是要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。”

“食唔穷，着唔穷，冇划有算一世穷。”老两口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，家里干干净净，厨房的柴火摞得像火柴盒里的火柴一样齐整。2024年，邹有福被评为“神山人好儿”。

这些年扎根神山的，还有不少外来建设者。村医张永忠与神山结缘30多年，成了“新神山人”。

1990年的一个夏夜，两个年轻汉子急切地敲响张永忠诊所的门。从他们慌张急促的话语中，张永忠了解到两人是山村村民，其中一人的父亲突然昏倒，急需救治。张永忠初步判断这是脑溢血症状，赶忙拿上药箱，拣好药，蹬上自行车出门。夜色已浓，车只能骑到坝上村，他们弃车直接往山上跑。山高路陡，赶到患者家中已是深夜12点。经过及时医治，患者病情渐渐好转。张永忠放心不下，索性住了下来，细心看护，一住就是四天。这是张永忠第一次到神山的难忘经历。

2016年4月，应乡亲们的请求，张永忠成为神山村卫生健康服务室的医生，守护着神山老老小小的健康。

同一片天，同一方地，同一个家。

再过几天，75岁的吴桂兰远在万里之遥的外孙就要回神山了。“我外孙在法国留学，他这次专门回来给姐姐送嫁，机票都买好了，花了7000多元呢！”

尾声

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，千峰万壑间的神山宛如一幅水墨长卷——

雪后初霁，薄雾若纱，袅袅炊烟从一个个小院升腾，弥漫着家的味道。

竹海连绵，古树参天，长眠于此的红军烈士们，早已融入大山，化作永恒。